

朱子全书

朱子金書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

性理一

性命

問天與命。性與理。四者之別。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。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。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。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。到得合而言之。則天卽理也。命卽性也。性卽理也。是如此否。曰然。但如今人

非蒼蒼之謂。據某看來。亦捨不得這箇蒼蒼。

理者。天之體。命者。理之用。性。是人之所受。情。是心之用。

命猶誥勅。性猶職事。情猶施設。心則其人也。

語厚之。昨晚說造化爲性。不是。造化已是形而下。所以造化之理。是形而上。蜚卿問。純亦不已。是理是氣。曰。是理。天命之謂性。亦是理。天命如君之命令。性如受職於君。氣如有能守職者。有不能守職者。可學問天命之謂性。只是主理言。纔說命。則氣亦

在其閒矣。非氣則何以爲人物。理何所受。曰。極是極是。子思且就總會處言。此處最好看。

天。便似天子。命。便似將誥勅付與自家。性。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。如縣尉職事。便在捕盜。主簿職事。便在掌簿書。情。便似去親臨這職事。才。便似去動作行移。做許多工夫。邵康節擊壤集序云。性者。道之形體也。心者。性之郭郭也。身者。心之區宇也。物者。身之舟車也。

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。命也有性焉。將性命做兩件。

朱子全書卷四十一
子思天命之謂性。又合性命爲一。如何。曰。須隨聖賢文意看。孟子所謂命。是兼氣稟而言。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。

伊川言天所賦爲命。物所受爲性。理一也。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。故謂之命。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。故謂之性。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。

用之問德不勝氣。性命於氣。德勝其氣。性命於德。前日見先生說。以性命之命。爲聽命之命。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。以命與性字只一般。如言性與命。

也。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。命天理。不知如何。曰。也是如此。但命字較輕得些。問。若將性命作兩字看。則於氣於德字。如何地說得來。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。由於德。始得。曰。橫渠文自如此。

問德不勝氣一章。曰。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。自家之德。若不能有以勝其氣。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。若是德有以勝其氣。則我之所以受其賦。予者。皆是德。故窮理盡性。則我之所受。皆天之德。其所以賦予我者。皆天之理。氣之不

朱子全集卷四十二
可變者。惟死生脩天而已。蓋死生脩天。富貴貧賤。這却還他氣。至義之於君臣。仁之於父子。所謂命也有性焉。君子不謂命也。這箇却須由我。不由他了。

問窮理盡性。則性天德。命天理。這處性命。如何分別。曰。性。是。以。其。定。者。而。言。命。是。以。其。流。行。者。而。言。命。便是水恁地流底。性便是將碗盛得來。大碗盛得多。小碗盛得少。淨潔碗盛得清。汙漫碗盛得濁。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。善反之。則天地之性存。

焉。又曰。德不勝氣。性命於氣。德勝其氣。性命於德。
又曰。性天德。命天理。蓋人生氣稟。自然不同。天非
有殊。人自異稟。有學問之功。則性命於德。不能學
問。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。曰。從前看性命於德一
句。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。今如此云。則是性命
二字。皆是德也。曰。然。以上語類
十一條

誠之在物。謂之天。前書論之已詳。來書所說。依舊非
本意。向爲此語。乃本物與無妄之意。言天命散在
萬物。而各爲其物之天耳。意雖如此。然窮窘迫切。

朱子全書卷四十二
自覺殊非佳語也。

答林擇之

問命者。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。性者。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。然性命各有二。自其理而言之。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。謂之命。而人物受是理於天。謂之性。自其氣而言之。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。亦謂之命。而人物受是氣於天。亦謂之性。曰。氣不可謂之性命。但性命因此而立耳。故論天地之性。則專指理言。論氣質之性。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。非以氣爲性命也。

答鄭子上

天生烝民。有物有則。只生此民時。便已是命。他以此性了。性只是理。以其在人所稟。故謂之性。非有塊然一物。可命爲性。而不生不滅也。蓋嘗譬之。命字如朝廷差除。性字如官守職業。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。物所受爲性。其理甚明。故凡古聖賢說性命。皆是就實事上說。如言盡性。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。而無餘。言養性。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。至微之理。至著之事。一以貫之。畧無餘欠。非虛語也。

答陳衛道

蘇氏曰。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。則是猶有是心也。有是心也。僞之始也。於是又推其至者。而假之曰命。命令也。君之命曰令。天之令曰命。性之至者。非命也。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。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。則爲僞之始。是不知性之真也。以性之至者。非命。而假名之。是不知命之實也。如此。則是人生而無故。有此大僞之本。聖人又爲之計度。隱諱。僞立名字。以彌縫之。此何理哉。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。以明此章之義。而溺

於釋氏未有天地。已有此性之言。欲語性於天地
生物之前。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。於是爲此說以
處之。使兩不相病焉耳。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。而
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。蓋亦有道。必不爲是支
離淫遁之辭也。蘇氏易解辨○
以上文集四條

性 人物之性

道卽性。性卽道。固只是一物。然須看因甚喚做性。因

甚喚做道。

以下
論性

性。卽理也。在心喚做性。在事喚做理。

生之理謂性。

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。

性是實理。仁義禮智皆具。

諸儒論性不同。非是於善惡上不明。乃性字安頓不著。

聖人只是識得性。百家紛紛。只是不識性字。揚子鶻鶻突突。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。

因看鶻等說性。曰。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。必大錄此下云。性畢竟無形影。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。程子性卽理。

也。此說最好。今且以理言之。畢竟却無形影。只是這一箇道理。在人仁義禮智。性也。然四者有何形狀。亦只是有如此道理。有如此道理。便做得許多事出來。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。譬如論藥性。性寒性熱之類。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。只是服了後。却做得冷。做得熱底。便是性。便只是仁義禮智。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。如曰惻隱之心。便是心上說情。又曰。邵堯夫說。性者道之形體。心者性之郭郭。此說甚好。蓋道無形體。只性便是道之形

體然若無箇心。却將性在甚處。須是有箇心。便收拾得這性。發用出來。蓋性中所有道理。只是仁義禮智。便是實理。吾儒以性爲實。釋氏以性爲空。若是指性來做心說。則不可。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。須是先識得。方可說。必大錄云。若指有知覺者爲性。只是說得心字。如有天命之性。便有氣質。若以天命之性爲根於心。則氣質之性。又安頓在何處。謂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都是心。不成只道心是心。人心不是心。

一身之中。裏面有五臟六腑。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。

這是人人都如此。存之爲仁義禮智。發出來爲惻
隱羞惡恭敬是非。人人都有此。以至父子兄弟夫
婦朋友君臣。亦莫不皆然。至於物。亦莫不然。但其
拘於形。拘於氣而不變。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
處。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。有牝牡。便是有夫婦。有
大小。便是有兄弟。就他同類中。各有羣衆。便是有
朋友。亦有主腦。便是有君臣。只緣本來都是天地
所生。共這根蒂。所以大率多同。聖賢出來。撫臨萬
物。各因其性而導之。如昆蟲草木。未嘗不順其性。